



趣味历史

三保太监下西洋



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城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讨伐他，岂不可怕。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来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

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刺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了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

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

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海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

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的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

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

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的水平。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

趣味数学

马其诺防线上的数学家

文森特·多布林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捐躯，但却被誉为数学天才。这是因为在马其诺防线服役时，写下了不朽的数学手稿。

马其诺防线上的数学家多布林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反犹浪潮席卷第三帝国时，他和家人从柏林逃到了法国。1938年，年仅23岁的多布林成为巴黎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数学博士，不久便担当了整个巴黎地区同龄人的数学导师。那时他所进行的概率理论的研究项目，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最前途无量的数学研究项目。他原本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数学家，但希特勒入侵法国，使得他的数学生涯于1940年悲剧性地中断了。面对入侵的德国军队，多布林决心奋起抗争，而不是苟且偷生，他参加了法国陆军，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

多布林随身携带着他的研究论文和即将完成的定理上了前线，驻守马其诺防线。在战争

最初的几个月中，上司特许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继续数学研究。1940年夏，德军粉碎了法军的抵抗，多布林所在的步兵团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当其他士兵纷纷后撤时，多布林自愿与两名战友留下，抵抗即将到来的德军。6月21日，当德军马上就要占领阵地时，多布林开枪自杀，宁死不当俘虏，年仅25岁。他弟弟克劳德回忆道：“幸运的是，多布林在德军攻占阵地之前，焚烧了身上所有的研究论文，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他不能容忍德国人剽窃他的思想。”

战后，多布林的名字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在他英勇捐躯半个世纪后，法国科学院的一位官员偶然发现多布林早在1940年2月，就依据一种可追溯到路易十四时期的密藏规则，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悉心保存了起来。他用一个信封把自己演绎数学理论的手稿密封，藏在了科学院的地下室中。按照密藏规则，该信封必须经过作者本人许可方能拆封，万一作

者本人辞世，就必须在自收藏之日起100年后方能开启。这样，多布林的论文手稿要到2040年才能公之于众。但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和世界各国数学家多年的游说下，其弟克劳德终于在2000年夏天，同意打破这一陈规。

于是，多布林在阿登省作战时所写下的数学手稿，就此重见天日。这确立了这位年轻士兵作为现代数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当代概率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

据法国杰出的数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鲁说，多布林的论文弥补了二战前的《数学分析》和日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概率理论方面的进展所留下的空白。

作为一位数学家，多布林无疑是位难得的天才人物，但作为一名战士，多布林仅仅是一名战士而已。多布林的遇难，是整个数学界的悲哀！历史也许会说：数学家多布林，不应该出现在马其诺防线！



实验台

互不理睬的气球

材料准备：气球两个、干燥的绒布（或绒毛衣）、细线。

制作方法：把两只气球吹满气，绑好以防漏气，并用细线连在一起。

实验操作：（1）手提细线的中间，会发现两只气球是相互靠在一起的。

（2）用干燥的绒布（绒毛衣）分别在两只气球上充分摩擦，然后再提起线，会看到两只气球分开了。

指导建议：摩擦时用力要适度，不要把气球弄破。

拓展与替代：把塑料绳扎成把，自上而下用手不断地捋，就会看到塑料绳像花朵一样展开。

科学小知识：科学实验表明，物体因摩擦而带的电，不是正电就是负电。与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的电相同的，叫做正电；与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所带的电相同的，叫做负电。相同的电荷有相互排斥的特性，而不同的电荷会互相吸引。由于两个气球被绒布摩擦后带上了同种电荷，所以会互相排斥，自然就分开了。



趣味地理

大陆漂移假说

1910年的一天，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因牙痛而在医院住院养病，他躺在病床上，无意间把目光移到了墙上的世界地图上。突然，他眼前一亮，意外地发现：大西洋两岸的轮廓竟是如此的相互对应，巴西东端的突出部分与非洲的几内亚湾就像从一张纸上剪开来一样，十分吻合。再仔细看下去，巴西海岸的每一个突出部分，都可以在非洲西岸找到相应的海湾……

魏格纳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他的脑海里就像翻腾的波涛再也无法平静下来：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以前会不会是连在一起的呢，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原来并没有大西洋，只是后来因为受到某种力的作用才破裂分离，大陆会不会是移动的呢？

想到这，他兴奋得竟然忘了自己的病痛，马上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决心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回家以后，魏格纳展开了调查研究。他把一块块陆地都进行了比较分析，又对海岸线的形状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都能连在一起。

这时，他脑海里掠过一个惊人的想法：在古石炭纪以前，各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完整的海岸线，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会有着惊人的吻合。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开始搜集资料，包括海岸线的形状、地层、构造、岩相、古生物等多方面的资料，并认真地进行了分析探索。当他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之后，终于在1912年完成了科学巨著——《海陆的起源》，正式提出了“大陆漂移说”。

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陆漂移理论。他指出，在2亿5千万年前，目前分成各个洲的古代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并且是唯一的，称为泛大陆，那时还没有大洋。以后，完整的泛大陆开始四分五裂，分裂的大陆之间出现了海洋，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七大洲。

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动摇了传统地质学的理论基础，由此演化成了板块构造的理论。但可惜的是，当时的这个见解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理论才被科学家们的许多科技成果所证实，并得到应有的重视。